



梁志民 一臺好戲

「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；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」（林前四9）

◎播出時間：1/17（四）晚間9：00

撰文◎曾心悌

在台灣只要是愛好舞台劇的朋友，幾乎沒有人沒看過「果陀劇團」的戲。身為「果陀劇團」的創辦人兼團長，梁志民在沒有人看好的年代投身劇團工作，幾次大起大落都沒燒熄他對戲劇的熱愛。有了信仰之後，他的腳步更堅定了！

戲劇之路如魚得水

梁志民天生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，在國立藝術學院（現今台北藝術大學）畢業前夕，就成立了「果陀劇團」，台前幕後都是科班出身的專業人員，比起現今很多學生茫茫不知未來的方向，梁志民從高中時代開始，就知道自己要往哪條路前進。

高中念的是師大附中，還創立了戲劇社，雖然整天為社團忙碌，但功課也沒耽誤。照他的分數，考上台大法律或歷史系應該沒有多大問題，但他卻選擇當時才成立兩年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。「有一天我走出校門，正好有人在發傳單，我一看上面寫著『國立藝術學院招生』，當時我根本沒聽過這間學校，只是發現它裡面竟然有『戲劇系』？！我想它既然是國立的，應該不至於太差，就決定要去念書。」但是國立藝術學院的考試時間，和大學聯考是同一天，兩者只能擇其一。

「我是報了名之後才跟爸爸說，本來想他應該會把我毒打一頓吧！畢竟他從小讓我念私立學校，花了那麼多錢。

沒想到跟他說了以後，他竟然沒有生氣，只說只要我有興趣，就好好去念吧！」大學四年，梁志民如魚得水，每天都開心得不得了！「我高中時不愛念書，但到了大學之後反而很用功，每看到一齣好戲，念到一個好劇作家的劇本，我都發出讚嘆。戲劇實在是一門太有意思的藝術。因為我喜歡的範圍實在太廣，所以很清楚自己要走導演這條路，因為可以涉獵所有的環節，若是當演員或設計，就只能負責自己那一塊。」

果陀的第一齣戲《動物園的故事》，改編自美國荒謬主義劇作家愛德華·阿爾比（Edward Albee），也是他的畢業作品。當時只能在學校裡破舊的教室演出，但因為口碑太好，最後連張艾嘉、李國修、李立群等人都跑來欣賞，大家都覺得這齣戲應該要到外面去演出，這也成為果陀劇團成立的原因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一個大學畢業生要搞劇團，難道都沒有考慮過賠錢的問題嗎？這時他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因子，完全展現。

「我從不想負面的事，這可能跟我爸爸有關。我爸爸的生意也是經歷過幾次大起大落，但他從不曾把情緒帶回家，依然很樂觀地去面對一切。我想反正若做不起來，大不了就是歸零而已，但後來我明白不可能會歸零，因為其中所付出的努力，工作夥伴一起奮鬥的過程，都是我最有價值的收穫，所以不會歸零。」



- 1 從第一齣舞台劇《動物園》開始，梁志民不改作戲的初衷。
- 2 《情盡夜上海》是梁志民和蔡琴合作的音樂劇。
- 3 《再見女郎》讓很多電視劇演員脫胎換骨。
- 4 《大鼻子情聖西哈諾》開創台灣音樂劇先河。

淡水小鎮闖進國家劇院

果陀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齣戲，《淡水小鎮》當屬。從1989年首演開始，到現在都還在演出，堪稱最長壽的舞台劇之一，這齣戲也讓果陀走進國家劇院，意義重大。

「能在國家劇院演出，等於是被肯定，只覺得場地很大，要花好多錢作佈景才可以塞滿。因劇院中間有個區域，我們戲稱為總統包廂的貴賓席，我就邀請爸媽和大學的恩師來看戲。中場休息時，老師看著樓下觀眾，走過來跟我說表現得不錯，那時我覺得很光榮。」梁志民笑著說。

這兩年才信主的梁志民，其實在他的作品中，早就有好多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在裡面，《淡水小鎮》當然是其中之一。「因為故事在淡水，而長老教會和馬偕博士就是從淡水開始發跡的，所以在編這齣劇時，我就安排主角們在教會唱詩的劇情，也因此走了一趟淡水的長老教會。當時我請同工給我平日會友唱詩的歌本，隨手翻了一下，發現有一首詩歌無論旋律和歌詞，都和劇情非常符合，就是〈詩篇23篇〉，便將它放在戲裡面。」

除了基督教元素之外，果陀還有一個特色，就是「音樂劇」，這也是果陀和台灣其它劇團很不一樣的地方。「我在八〇年代末期就在英國看過《CATS（貓）》，那時就對音樂劇有很深的感動，台灣有歌仔戲、京劇…這些需要同時唱和演的戲，但就是沒有音樂劇。1995年我決定要作音樂劇《大鼻子情聖西哈諾》時，大家都笑我瘋了，認為做完後果陀也應該會倒了吧？」

因為台灣沒做過，所以整個過程要重新開始建立，一齣戲整整排了半年，投資一千多萬，結果開演前兩週票房才只有兩成，工作人員急得要命。「其實我一點也不擔心，我告訴工作人員與其擔心票房，不如好好把戲演好，就算只有兩成的觀眾進來看，只要他們感動，自然會出去幫我們宣傳，一個人告訴十個人，這影響力有多大。」戲開演時果然奇蹟出現，口碑越來越好，到中南部巡迴時更是場場爆滿。

藝人主動找上門

這些年來果陀和很多藝人合作，但其實一開始也不是計畫好的，而是藝人自己找上門。「我們每年都有辦表演訓練班，有一次同事告訴我，張雨生來報名訓練班，我楞一下，『這個張雨生就是那個張雨生嗎？』後來我們就合作了一齣戲，那也是張雨生前唯一一齣音樂舞台劇。」

蔡琴和果陀也有多次合作機會。「蔡姐主動打電話給我，因為她那時在主持一個廣播節目，長期在介紹音樂劇，她自己也很想嘗試。這個女主角很有趣，連劇本都找好了，記得那天她邀我去吃飯，我們從下午一直聊到隔天中午，結果我去停車場取車時，竟然被要了一千九百元的停車費，因為那邊一小時要一百元，所以這頓飯我們總共吃了十九個小時，這讓我印象深刻。」梁志民笑著說。

蔡琴和梁志民不僅是合作無間的工作夥伴，在梁志民低潮的時候，蔡琴就像在果陀演出的舞台劇《天使不夜城》一樣，那個單純充滿熱情的女主角安琪，也成為梁志民能夠認識上帝的天使。



耶和華的使者

一直很樂觀的梁志民，幾年前婚姻挫敗，原本不想離婚的他，卻還是同意了前妻的請求，從此讓生命陷入了谷底。「那時我情緒很糟，連帶身體也出狀況，因此我隨身都會帶著血壓機。記得有一次在上海，自己一個人很不開心，和台北同事通電話，我忘記講了什麼，總之也是把對方臭罵了一頓。掛完電話後，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嚇了一大跳，整個臉是發紫的，我從來沒有過這個樣子。」

知道自己血壓飆升的梁志民，趕快吃藥試著讓自己舒服一些，但效果不大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突然有個朋友帶著一位針灸師傅來敲他的房門。

「我還沒打電話跟別人求救，這個朋友只知道我最近狀況不太好，就帶著針灸師傅來看我。這個師傅很妙，他幫我把完脈然後告訴我：『人的病分為十級，若是三、四級的人，我只要給他扎幾針就沒事，但你的病已經到底層，是最核心的。』我就問他這該怎麼辦？沒想到他突然冒出一句：『有時候上帝給你，那是你應有的；若是上帝把東西收回去，你還是要感恩。』」聽到師傅這麼回答，梁志民當下就問師傅說：「你是基督徒嗎？」沒想到師傅告訴他：「我不是基督徒，我是拜佛的，但我一看你就是基督徒的樣子。」

師傅幫梁志民針灸幾個小時後，血壓果然是降下來了！他躺在床上睡不著，只好翻開床頭邊的聖經，「我正好翻到詩篇三十四篇，讀到7-8節時，我整個人呆掉了！我相信是上帝在召喚我了！」

「耶和華的使者，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，搭救他們。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祂是美善，投靠祂的人有福了。」（詩篇34:7-8）梁志民真的沒法睡覺了！他打電話給好朋友蔡琴，蔡琴就帶他去自己的教會受洗。就這樣，梁志民成為基督徒了！「受洗後的感覺真的很不一樣，就像聖經說的，有一種新生、重生的感覺，連原本身上的病，好像也突然康復了，很神奇！」梁志民說。

課堂劇場就是禾場

那段日子，梁志民正好在導《我愛紅娘》這部歌舞劇，劇裡歌頌的是愛情，但戲外他卻飽受離婚的痛苦，兩邊拉扯，他根本導不下去，這是二十多年來，唯一一次不想導戲。「我心想我為什麼要作騙人的戲呢？以前每次排戲前我一定會作足功課，但唯獨這次例外，我的劇本完全空

白。但我看到冰冰姐的劇本，卻是密密麻麻寫滿了，當下像是被打了一巴掌。我想是神透過冰冰姐來提醒我，我的遭遇要是跟冰冰姐相比，根本不算什麼，她承受的痛苦多過我千倍萬倍，當下我就被神大大的醫治，而且是完全的醫治。」

透過這齣講述愛情的戲，他再一次燃起對愛的渴望。「有一次，我們教會有位叫陳威全的歌手，在台上演唱了一首他自己創作的〈再見單身〉，當下我有個感動，就立刻跟主禱告說：『主啊！我也好想告別單身，求祢賜給我一個伴侶好嗎？』沒想到當天晚上就遇到現在的妻子。」梁志民笑著說。

早年因為事業忙碌，讓他錯過不少大兒子成長的過程，這次小女兒出生，他就決定花多些時間，無論去哪裡，最想做的是趕快回家，看看女兒可愛的小臉龐。「上帝透過小女兒跟我說話，每天看她一點點小變化都讓我很感動，讓我體會到生命的珍貴和奇妙。」

現在每次排戲前，梁志民都會帶著大家一起禱告。「我有個研究所學生的父親是牧師，有天他突然對我說：『老師，我覺得你以後會變成牧師。』我問他為什麼？他說不知道，就是覺得我愈來愈像牧師。我就脫口而出說：『不用以後，現在我就是牧師，課堂劇場就是我的禾場。』」梁志民的人生目標本來就不是追求名利，如今信了主，他更加體會到信念和信仰所帶來的價值，是何等有意義。🍎



【晶玉採訪後記】

追求夢想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困難，就算一切歸零，它也不可能歸零，因為過程中你就會有很多獲得和累積，這些都是有價值的。人類歷史上很多大藝術家，都不是先以名利為出發點，而是為了要留下讓人感動的作品，愈是單純的，愈是可貴。

李智民